

FEB 4 1947

每週評論

胡適題

第一卷 第三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二日

一週感評

編者

如果真不能「和」的話，與其談談打打的「拖」，毋寧像某報所主張的「痛痛快快的打」。「國」「共」兩黨以及其他各黨派或無黨無派人士都諱言打，都在宣傳上或事實上尋求和平解決之道，然而自政協會議以至馬帥的八上匡廬，會有什麼結果？打的範圍擴大了，人民則水深火熱。因為在國共兩黨各以武力相挾，各以武力為政爭工具的情形下，你要他們交出軍隊言和，豈不等於與虎謀皮！只有在較量（打）之後，任何一方的武力示了弱，才能再談妥協的和。這一週來，蘇北的戰爭已成了尾聲，冀東、熱河、綏東之戰漸近結束，現在國軍自熱河、南口、綏東三路進兵察境，以張家口為會師目標。但陣勢已佈，尚未動手，有人說，這是留給中共的和平之門，甚至倫敦泰晤士報也以「中國之和平動態」為題，認為政府在軍事上之迅速成就，可促醒中共之知武力不足恃，而使兩黨接近。但也有人揣斷：一俟綏東、冀東軍事情形稍定後，察境仍然免不了一戰，筆者相信後者，而希望前者。至於三人或五人小組的和平商談，那是心照不宣，不得不講的點綴，「國」「共」及馬帥司徒大使明白，老百姓也明白，大家都在候着打出個分曉再說。這是中華民族的浩劫，然而他們却說這是為民衆爭取民主啊！

「人必自侮，而後人侮」。國內政治的混亂，影響了國外各地華僑的地位；勝利後，他們滿想以戰勝國之民軍整旗鼓，恢復舊業，誰想竟遭遇了比戰前更多的困難，甚至被當地人搶掠，慘殺，而政府只函電往來，沒一點緊急措置。蘇門答臘東岸巴厘之兩萬餘僑胞，本月二十一日又突遭印度尼西亞人襲擊，印尼人尚以我為可欺，我們豈不為之捶胸痛哭！外交部要拿出斷然而確實能夠保僑的辦法來，勿再變那一套公文旅行的戲法。

縱目國外，華萊士雖然被迫辭職了，但他的演說却仍在世人心目中打旋轉；接着又是史達林本月二十四日對英國報紙駐莫斯科記者之聲明，暢論世界局勢，謂蘇聯和西方列強極有合作可能，不信有新戰爭危機發生。同日前英外相艾登也發表演說，號召英美蘇應有新的接近，認為如果大家不各走過去的極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可以共存。於是過分樂觀和急盼和平的人們又鬆了一口氣。深願這是蘇聯政策改變的預示，從此能真正避免戰爭的威脅，走入和平之境。事實上，英美和蘇聯的你槍我刀，和中國的「國」「共」對壘是一個內容，兩面表現；他們都企求和平，但他們也都相信誰擁有武力者才能言和平；因之試驗原子彈，發明新武器……都是為了和平，這樣發展的結果，最後又是武力衝突的戰爭。如果這種相互猜忌的心理不去，以武力為和平前提的觀念不變，休想和平，史達林的聲明只不過是緩一下國際緊張的局面，看連日來巴黎和會中蘇聯代表維辛斯基的猛烈抨擊美國，便不難知其一二了。

國際和平與國內和平息息相關；沒有國際和平也沒有國內和平；為了期求國內和平，毋寧先實現國際和平。然而今天的跡象却看不出一點和平之光，所以無怪乎美國駐阿根廷大使麥沙史密斯大聲疾呼說：「美蘇間之戰爭乃不可避免者」。任人類如何詛咒戰爭，但你沒有克服國際間矛盾的辦法！只有望烽烟而興嘆！

本期刊目

一週感評	編者
世界和平之路	王冠謙
知法犯法的「僱兵」	李澤君
藝術與人生	尹專
風雨如晦	李紫尼
蘇聯的計劃經濟·每週大事記	資料室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世界和平之路

William Hard and Andre Visson 著
王冠 譯

聯合國開時在發生糾紛，三大強國也在埋頭於自己的「安全」。

守，——但所反映出來的，也或者正是戰爭之不可避免。

蘇聯現正強迫各級學校學生在軍中受訓，陸軍經常保持六百萬，其海陸軍備已遠超過帝俄時代。斯大林會宣稱積極提高海陸軍之戰術，以造成較高之效能與破壞力。

英國也向海外擴展勢力，從西班牙之直布羅陀至中國之香港，仍力求掌握；海軍方面也有隨時出動的準備。

美國對此五十一個爲了自衛，抑爲了侵略而正在擴張的兵工廠，並無法制止。口裏正念着古羅馬的一句格言：「欲和平，須備戰」。古羅馬人受了這句格言的啓示，使戰爭連續達數百年。美國的軍事計劃中，海軍力量超過英法蘇海軍力總合的百分之五十，空軍冠於世界，陸軍永遠保持着一定力量，並訓練各種技術；同時，加緊製造原子彈及其他破壞武器。

這些雖是卑賤的行爲，但美國並不能單獨放棄；只有三強共同認識此國家「安全」之空虛。

茲就英蘇美三國之「安全」分析之：英國自伊利薩伯時代，就開始向外擴張，早有相當成就，故今日反覺得是一個自足自守的國家。她一七〇四年佔直布羅陀，一八四二年佔香港；倘有人對此「過去」的侵畧發起質問，她可提出一八〇六年俄國以武力佔巴庫附近之油田而歸還波斯人爲答。故英國立場是主張防止將來的侵畧。

蘇聯對英國的主張自然不滿，她決不會因爲英國的「安全」先完成，而就放棄自己的「安全」。她於一九三九年違反互不侵犯條約，而佔領波蘭、芬蘭之一部，及愛沙尼亞、來多維亞等俄之屬地，並恢復帝俄時代在滿洲之特權；繼復佔捷克與羅馬尼亞之領土，此爲帝俄時代所未有者；進而在羅馬尼亞、波蘭、百哥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諸國間建立「友好政府」；如果在土耳其和伊朗境內能够建立「友好政

府」，當更覺「安全」。爲了進一步完成「安全」的目的，並不惜違反以聯合國一分子而參加訂定的大西洋憲章，強佔德東普魯士，日本之庫頁島。同時，又鑿於英國之「安全」全寰海外基地之多，因之也在地中海與紅海中尋求基地。

以上是英蘇兩國追求「安全」與「生命線」的情形。「安全」的觀念只有大國有。沒有人想像得到弱小國家如瑞士者爲求「安全」而要求新領土罷？倘瑞士真的要求意、法、德、奧之領土，以改進其「安全」，則舉世將傳爲笑談了！

美國倘欲戰爭，則可以對蘇聯說：你只在北半球有基地，我在北半球南半球均有；你只在你的東半球尋求基地，我不但在我的西半球尋求，並且到你的東半球尋求。在太平洋，我要在馬紹爾與馬利亞納羣島設基地，並且有日本的軍港。於此仍不感「安全」，於是尋到中國去。蘇聯雖得前總統之允許而佔領旅順，我們現在可以反對。我們已通過以二百七十一隻軍艦贈給中國，遣派一百名海軍軍官訓練中國海軍。其次，我們散佈在太平洋的幾個軍港，也足以控制你們的。在太平洋也同樣佔優勢，我們已從英國方面得到九個新基地；布拉茲及波求哥爾也在注視之中，但我們並未滿足。北冰洋是未來航空世界的中心，所以我們要在格林蘭及冰島要求基地。如此，在空戰上，也可以佔到優勢。

但我們應該知道這些「安全」，足以影響其他國的「安全」；即一國的「安全」足以影響世界的「安全」。倘三大國互相爲了「安全」而尋求基地，則三國可以增加「安全」？抑減低「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戰實自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畧中國始，現在日本已被征服，最近中國者爲英蘇美三國；倘美國視橫須賀、長崎無軍事意義，蘇聯視旅順、海參威無軍事意義，英國視香港無軍事意義，則三強之安全程度將如何？中國對海陸軍備之需要程度如何？其安全程度又如何？

故吾人進一步建議三強政治家對聯合國託治理理事會應詳加研討與信賴；如此，美國可將所有前日本統轄之羣島交聯合國託治理理事會管理，蘇聯對意大利海外屬地之政體也可交由該會選擇，英國同權可將國際聯盟時代所得之殖民地交出，並承認執行者由聯合國選任。

託治理理事會均由小國担任，領地由小國丹麥、瑞典、挪威、瑞士等來管理，庶可免除帝國企圖之嫌，而逐步求世界全體之利益。

關於「友好政府」問題，倘蘇聯以一億八千萬之人口而想像以一千六百萬人口之羅馬尼亞對其有友好及報復行為時，可提交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以求解決調處。英國也大可不必強迫阿拉伯訂立「友好」條約。美國與拉丁美洲諸國之問題也可提交聯合國解決了。

在此原則下，則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也可發揮效力。近東等地之「友好政府」問題多半起於海口與石油。近東方面之石油大部為英、荷、美、法所掌握，蘇聯未得插足其間，此問題可交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作公平調整，蘇聯可不必在伊朗開「友好政府」。此理事會並可解決蘇聯之「不凍港口」問題，即允許蘇聯船隻使用波斯灣作為自由港，但禁止其設立軍事基地。

其次讓我們以國際立場來探討「軍事參謀團」問題。美國曾向十六個拉丁美洲國家派遣軍事參謀團，從事該國等軍事技術之教授。同時國會正考慮向近東希臘、沙特阿拉伯、也門及其他蘇英爭奪地區的國家派遣。這些軍事技術的教授為維持近東和平所必需嗎？作者不敢相信。讓我們不要再教授殘殺了吧。同時我們要求英蘇兩國也不要如此。請三大強國不要再用軍事參謀團來拉諸小國作軍事的尾巴了。

再者，國際間諜是戰爭的先導，除了破壞和平外，一無用處，前在加拿大發現之蘇聯間諜已使加蘇關係惡化。

前曾說過，聯合國機構本身並不能創造任何事，倘列國均崇尚和平，則聯合國就是一個製造和平的團體。

新聞記者諸君尚未忘記一九三〇年日內瓦的軍縮會議吧，那時李維諾夫曾一再懇求法、英、美一致與蘇聯解除武裝，現在聯合國會議

知法犯法的「僱兵」

李潭君

北平市近日正完成着三千二百名兵士的徵集。有職業有飯吃的人不願意去殉死疆場，希圖規避；無職業沒飯吃的人，不願意空空的替人從軍。於是在中國這不顧法令，無人不貪的社會形態下，給承辦兵役人員送了個違法貪污的機曾——僱人頂替，長攤闊派。

服役是人民應盡的義務，人民不了解，需要承辦兵役人員給解說，人民不願盡這份義務，需要承辦兵役人員強制執行，祇要辦事人公正，沒有不能解決的困難。為什麼要擅自「僱人頂替」呢？政府的法令不是不允許僱人頂替嗎？被徵的人民私自僱人頂替履行義務，負責人是違法，那麼，承辦兵役的人竟經理僱人頂替的事，這是不是濫職？據中國社記者詢問內七區第二區公所第七保的派員，回答是「已默許」，這又不是執法的人也犯法麼？

也許是從上到下統統犯着法的原故，北平市的新聞記者們在徵兵令下，直至替額滿足，逃避、僱替、濫職、違法……這些事實始終沒有在報紙上批露過隻字，幸而內七區第二區公所第七保的這位「派員」派款到中國社，這才使中國社的記者們知道了這當兒事，又幸而是他們恐怕「陷人非法」，「謝絕」了，並且在「謝絕」後的第二天——九月二十三日發出「有案重見今日」的新聞。以盡他們新聞界的職責。

在二一百萬居民的北平市，祇徵三千二百名兵士，把整個北平市攪了個天翻地覆，才使新聞界因攤派到頭上而發出報導，但仍沒有把這段新聞傳到行轅當局的耳朵裏，所以在中央社記者訪問「非平行負責人員」得到的「據稱」是「希望我有志青年之壯丁，萬勿以身試法……各承辦兵役人員務請政府推行兵役之至意，確遵政府規定，公平辦理，如有勸派款項、賄放壯丁、循情緩徵等舞弊情事，准由人民密告檢舉，本行轅決即澈查依法懲辦」。行轅既有「准由人民密告檢舉」的意思，現在由中國社這段舊事新聞中，已指出「內七區第二區公所第七保」發生了「勸派款項」與「僱人頂替」的事。而希望行轅依着這條線索去「澈查」！

徵兵制的實行，是我國在國防政策上最急迫的事，人民不應當規避徵兵，在原則上也是極應盡的義務，而人民因不習慣對這措施發生恐怖與規避的現象。這時辦理兵役機關與人員在宣傳上應盡力使人民去了解。尤其在第一次作的時候，「慎始」，這是多麼有經驗的名言啊！可是我們這次平津第一次施行徵兵，徵兵之初，人民不知就裏，到處亂抓，閭里不安，造成滿城恐怖，逃躲的現象發生，繼之改變為「僱」，承辦兵役的人員於是長攤闊派，貪污事生，最後行轅公事式的「准由人民密告檢舉」而尚未見有澈查懲辦，這次如此，以後兵役制如何辦理下去。

所以對這次徵兵的流弊，我們深切的希望行轅負責人員迅為派員澈查各區經辦兵役人員的違法，貪職，貪污等情弊，「依法懲辦」，以儆將來，以利兵役制的推行；千萬不要等到怨氣衝天沒有辦法遮掩的時候再有如清查團這樣的組織出現，那就不够面子了。

上美國代表可告訴蘇聯代表不要忘記了蘇聯舊日的理想主義——放棄帝俄海外特權與解除軍備。

減少軍備技術上之困難是很大的。倘不能先克服軍事之擴張；只有造成武力傳統的世界。我們何不將聯合國原子彈管制委員會擴大而以管制所有的武器，一個城市頃刻之間化為灰燼固然可怕，然一點一點的毀滅不更痛苦而可怕嗎？

所以我們希望再不要尋求遙遠的海外基地，不要製造「友好政府」，不要派遣軍事參謀團，更不要支持開關組織，進而限制軍備，和平之路亦幾可登。

國際聯盟，戰之於野，何若談之於室，昔日戰戰兢兢終未能解決問題。和平需要信守，而信守不是空的，需要實質的表現，即如何使三大國致力和平工作，絕對永久的和平工作。

我們並不是要求美國單獨作這些工作，如昔日之單獨解甲，致使德日坐大而發動侵略。我們以為美國當竭力以和平號召天下；倘和平不幸被拒絕時，自有武力以制之。

故我們號召和平的途徑，望舉世參加此和平運動；尤其是蘇聯。因為蘇聯是唯一可能向吾人訴諸武力者。故我們可以告訴蘇聯代表說：你們的人力比我們多，但我們的生產力與技術優於你們，現在請你們選擇，你們如果願意參加反侵略或減少侵略力量時，我們竭誠歡迎。倘你們仍願走向戰爭之路，也請告訴我們，使我們有所抉擇；同時使天下知道罪惡之發生非由於我們。

以上的話，我覺得是美國代表應該說的。不過首先我們應領導列國造成一個新世界，共同邁向和平的大道。

藝術與人生

·尹 專·

(一) 枯燥的人生

歌乃伊有一首遺死詩，他的開頭幾句：
「你活着，但須有視死如歸的精神，
讓世是牢獄，死便是你出獄之門！」
我們人類習慣於日常的忙碌，空暇去想
一想人生這個問題；若是一個人病了，或獨自
走到深山裏，精神上或物質距離上暫時的離開
了人世時，便容易發現人生是怎樣的枯燥、險
惡和冷酷！

且撇開死後的哲學理論不說，讓我們隨便
談一談人生的真象。我們不知道有一種什麼力
，強迫我們無條件的接收一條生命，又無條件
的使我們終身受護，直到我們自己無所為力的
時候。在我們的生活道上，又并不平坦；人與
人間的謀殺，疾病，艱難的交迫，無端
的煩悶苦惱，這一切都能刺痛一個人的身心。
在這現實的世界中，我們隨便可以看出冷
酷和罪惡。譬如我們在街上走，很容易看到奄
奄待斃的乞丐，如牛如馬的軍夫，飄拉圾的婦
女小孩，蓬頭破服的像鬼怪；千百的妓女在用
賣他們的肉體和青春。你可聯想到地獄一樣的
炭礦裏的礦工，在黑暗的礦穴中斷送他們的終
生，這一切都是人生。

同時我們並不祇說下層社會是如此，我們
看一看，上流的人們如何：有多少人無聊的賭
博以至到深夜？有多少人沉淪在酒館中，像瘋
子一樣的狂飲？又多少人躺在煙榻上，摧殘着

自己的肉體？又多少人花了錢到妓院裏，消盡
寶貴的光陰？我們聽得許多闊人家的醜風，亂
倫喪理？這是取樂呢？還是解悶呢？這也是人
生。

疾病的痛苦，死亡的恐怖，都給人生添了
許多的畏懼。末了，還有戰爭；在這個時代的
人，聽到戰爭沒有不頭痛的。我們的歷史上有
過兩次大規模的戰爭，無數次小規模的戰爭，
流着亞洲人的血，流着歐洲人的血，流着父親
的，兒子的，丈夫的血，炮火過處多少財產被摧
毀。科學的發達，助長了戰爭的威力，奇奇怪
怪的武器，殺人利刃了許多，這也算是人生。
說到這裏，我們便想起哥乃伊的詩不算過
言，實在「有生不如無生。」

(二) 藝術對於人的功能

但是，死的事雖然簡單，可是却不是一
件容易執行的事。我們說過，給我們的生命是
無條件的，除非不凡的人才能把自己毀滅，但
普通的多是貪生怕死，忍受終生的。

只一件事是有的，而且每人都意識到的，
無論如何人類只漠然的在想爲自己建設一個理
想的世界，其中一切永遠是美的，既無眼淚，
也無嘆息；這個小天地中，能解決一切他們的
苦痛，他們能得到同情，慰藉，使他們不感到
現實的罪惡，人生的醜劇，而且不疲倦的踏上
生活之路，向墳墓的所在走去。
這樣的烏托邦，第一個出現在現實中的價

是宗教。凡宗教皆有「神」的存在，神的意識是無能的，神的權力是無限的。神讓人類平等，不許強者欺凌弱者。神可聽人類的懺悔改過，神能撫平人類的創痕，揩乾人類的淚水；神設了天堂地獄，勸善而懲惡。並且宗教的儀式，給人們以美感和消遣，閑散的人們可以找到快慰。這樣，宗教維持了一個很長的時期。

但近來科學的發達，使人們覺察出來，宇宙之間並沒有神的存在，宗教的一切是欺人的，於是神的威力便減低了；一般解放出來的心靈，失掉了方向舵。詭詐的反利用宗教作一切壞事，人類反陷於一個極大的騷亂中；無信仰，無指歸，道德日下。人們都傾向本能方面發展；淫慾來，殘殺來，賭博來，縱酒來，不但害個人，同時害社會。

這時，誰能把解放的靈魂導入正軌呢？誰能把新的煩悶消除呢？我們以為必為「藝術」；雖然現實社會的藝術還脆弱，但我們應有堅決的信心。

原來藝術與宗教結了不解緣，藝術早就胎孕在宗教的懷抱中；而且我們可以說，宗教以前的威力大部分力量是借重於藝術。我們看到禮拜堂那樣高的建築物，就想到一種敬畏的神色來；禮拜堂中幽暗光線，便可以攝一個人進入一種莊嚴的境界，這是建築與宗教的結緣。再聽到讚美歌，心田中也浮起一種靜肅的意境，這是詩與藝術的結緣。我們見了牧師穿了各色的服，扮着聖徒佈道，這是戲劇的結緣。其他雕刻，圖畫，莫不如是。這樣宗教的感情，便由藝術傳給人類了。

從宗教把藝術培養成功以後，藝術便可代宗教的任務了。但也許有人懷疑藝術並沒有那麼大力量。但事實上，藝術反有着優於宗教的勢力。宗教可以被科學擊毀，而藝術反借了科學的力量，愈益堅固；宗教基於迷信，藝術確基於形體、線條、色彩、聲音；科學愈發達，藝術越進步。

藝術有兩個武器：一方面是她的「美」，一方面是她「力」；普通「美」與「力」是混融一體的。惟其有「美」，所以能把人生裝飾得美麗，把枯燥的，無意義的，變為鮮潤的，有意義。惟其有力，所以能感動人的靈魂深處，使身經百戰的勇士，解除武裝。我們失意了，憂愁了，煩悶了，委曲了，我們走向藝術之旁，便可以受到撫慰和同情。藝術能把人的靈魂連在一起，大家放棄鬥爭，而換以同情。

高爾基曾說幼年時感到他的祖父非常頑固，但後來讀了法國的小說，發現其中描寫的人物比他祖父更壞，以後變換了一幅看他祖父的態度。同時藝術可使人在無可如何之中，得到安慰；即是生命的危機也可鎮定住心情。看過南國佳人號影片的人，都留心一架轟炸機上卻繪了一個半裸的佳人像。這飛機從倫敦飛起，要轟炸德國某機關，駕駛員在密佈的高射炮火網和敵機的圍剿中，逃出了危險；降落機場時，除了感謝上帝恩惠外，第一件事便是和那一「南國佳人」接吻。我們便可知藝術的威力了。上面不過舉兩個例，來說明藝術的功能罷了。實際上，藝術的人生沒有一處不需要藝術的「美」與「力」來點綴，來潤澤的。

(三) 藝術的兩條路

我們可以這樣說吧，藝術的發生是由於人類現實的不滿，或憎惡，而作出來的彌補吧。就因為這彌補的方式，我們有兩條藝術的路：尋覓一個小小的綠洲空想的路呢？還是積極的創造的路呢？

見到現實的醜惡和罪過，起一種反對的理想境界，這理想引導着人類，不但裝飾市面，裝飾自己，和自己的親近，自己的住處而已，還在藝術的自由創造上，描寫自己的理想，或描出那理想的一步。他們把一切不快的穢物，明瞭的張大起來。他們以銳敏的眼光把別人所不能覺得的東西指出，這理想是屬於地上的，人生的。我們稱這類藝術家為現實的理想主義者。

蘇聯的計劃經濟

譯自 Time

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斯達林廣播謂：「在最近的將來，定量分配制度即可廢止」。

三月十一日：蘇聯允許售賣法國五千萬噸食糧。(七月底即可全部運到)。

七月十二日：莫斯科電訊稱：「一九四六年蘇聯農業收穫遠超去年」。

八月六日：蘇聯農業部長本尼底可夫宣佈：「麥季豐收在即」。

八月廿九日：莫斯科電訊：「因為旱災，及政府倉儲之減縮。政府一九四六年已不能廢止定量分配制度，將改於明年廢止」。

然而，人們也該走別的路。絕望於世界的改善，便一任世界躺在罪惡裏，而他們則求救於作為存在的，使本身滿足即可的形式藝術中。那麼藝術的本身便是目的，（從現實的沈悶中脫離開，自由的夢想着，將夢想具現於石頭，色彩，音樂，線條中。或賞鑒着這樣的作而消悶着。）他們的期望也就是這個。這一種藝術便不屬於地上，而屬於超現實的了。我們稱為神秘的理想主義者。

這兩條路各有許多派別，但是我們可以提出兩個極端的論調來代表一下。

一派是托爾斯泰的人生論派，托氏把藝術分為真藝術和假藝術；真藝術為大眾所能瞭解的，必須傳達人類情感，使人類得到幸福的結合；真藝術不是快樂和遺悶。因之他把美撇出藝術圈外；因為美只可使人快樂。假藝術是上層社會的產物，不為大眾所瞭解，實在是毫無生命的東西。假藝術的壞處消耗人力，勾起淫慾，殘酷等。托爾斯泰以為只有基督教的感情施於藝術才是真藝術。

另派是唯美派，康德似乎主張最厲，這是我們的另一個極端；以為藝術即為美，美與道德連不到一塊去，她只藏在線條、顏色、聲音形態裏，這美是客觀的。藝術的重要就在他能顯出美來。一切藝術品的製造不是「有意識的」，或「有目的」的動機所造成；其動機全由一種「無意識」「無目的」的神秘性所啓示，從內部自由產生。如此說來，美不必絕對關係人生，人類要「美」「愛」「美」是自己方面的；美確不為人生而造成。那麼，一個藝術家專為

「美」而犧牲了，他沒有「目的」，只為藝術而藝術。

我們對於這兩種極端的理論，自然都感覺得有點怪僻。但是我們不應當指摘他們的錯誤，因為他們的錯誤是很顯著的；我們對於任何事物都得要虛心，因為每件事物的來，都有他的原因的。

我們知道，水的流動是由河底和河岸決定的；或展為死一般的池，或流為靜謐的山川，或者衝擊多石的河奔騰澎湃成瀑布而傾瀉，這由於河流兩岸的關係而決定，是鐵一般的事實。

回頭再看我們的兩個極端的立論。我們可以這樣斷定吧！一切再生的時代，是充滿了現實的理想主義的藝術家；這種藝術論的托氏，正當瘋狂革命的前夕。同時純藝術的陣營中，有兩種成分，其一是精力過勝的人們，作為純藝術家而出現，這類藝術在中國盛朝出品很多；但大部分出於疲倦了的文明，和被壓迫待斃的不幸者不想在地上能夠得到現實的幸福了，而幻想於天上之福。

(四) 我們藝術工作者的態度

我們上面說過，兩個極端各有他們的時代背景，我們不加以指責。但是，我們站在自己的時代中，和自己的國度裏，應該有我們自己的態度，我們就憑了我們的需要，加以取捨是可以的。

我們的國度是四千年的古國，我們的祖先

不管好的壞的，給我們留了許多遺產；我們的時代是民族復興時代，同時是西方藝術輸入的時代，我們從這兩大背景斷定我們的態度。

托氏的藝術論中有幾句話是對的。他說：藝術像一個錐形，上面是貴族的藝術，極端的藝術，極端的藝術只有一二人能瞭解；下面是大眾的藝術，是勞苦大眾都能明白的。那麼，我們也可以這樣說貴族的藝術像茶點，大眾的藝術像家常飯。這裏，我們的態度是傾向人生論的藝術方面的；我們知道中國的民衆需要吃飯是小事，需要品茶點是小事；目下中國的民衆需要同情，需要幸福；那麼我們的藝術工作者迫急的任務便是給民衆飯吃。

但，我們並不是完全反對上流的藝術，我們知道人們有了飯吃以後便可以品茶點了；而且到了某一個時期，茶品是異常需要，不過是時間的問題罷了。但我們對於托氏不同情的地方也很多：第一，我們認為他忽視了美的效率，忽視了美能增進工作的速度；也忽視了美可以使人一個人的慾望昇華。藝術之能感動人，主要是他的美；我們以為美並不是只為娛樂，有時尚能引起我們心上一種模糊的悲哀，約束我們的過分幸福。第二，我們認為假藝術是有的，但並不是大多數人不瞭解的便算假藝術，我們認為只要經過藝術家情感融煉了的東西，都是藝術品。有人說笑話說有新詩的人選定了許多漂亮的詞句，然後用粘貼的方式排列起來。我們認為只有這樣才是假藝術。但中國詞中馬致遠的天靜沙：「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平沙；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

下，斷腸人在天涯。」這類的作品中能透出作者的情感，仍為好的藝術。中國這類的藝術太多了，太多了；這大宗的遺產，我們應當接受保存。我們的民衆到了相當的時候，便會享受的。

我們不看重大眾的欣賞力，難懂的藝術普通人不懂，但到了相當的時期一定可懂的。譬如交響樂吧！第一次聽交響樂，我們只聽到混亂的聲音，有時候我們覺得彷彿在抓絲線，一切紛紛然成了混亂的音響，領略不到美趣。但是，如果我們能有空閒，聽不到幾次，便理解音樂了。我們中國的藝術，一切字畫的美，音樂的美，自然目下不能為勞力大眾所瞭解；但時間長了，民衆生活改善了，保證也能瞭解的。

這裏讓我們總說一下吧：我們藝術工作者，最迫切的任務是領導羣衆，給羣衆以幸福，給羣衆以同情，給羣衆以慰；同時我們也接收遺產，把古來好的藝術保存下來，等候給羣衆備作茶點。但事情都有個輕重，我們以為吃飯的事較大，茶點的事較小；我們自然不反對少數人為國粹藝術工作，但總希望大多數人為廣大羣衆工作。

古時候，一個人刻一個象牙塔，費了十八年的工夫，我們不能說那東西不好；可是只落在專制的帝王手裏，爲一個人享樂了；退一步說，即便一顆象牙塔能爲少數人欣賞，稱贊，但我們並不贊成這種純藝術的態度。十八年的時光，爲一顆不重要的東西而犧牲，我們總覺得有點殘忍吧！



「風雨如晦」

李紫尼

從夢中探望一下這現實的世界，九月廿六日晨二時，一陣閃電交加的狂風暴雨，將滿滿庭院的秋色，浸蝕得一點詩意都沒有了。

人們是喜愛秋天的，秋天可以使人們淡泊的愛，理性的愛，也可以讓人們感情的恨，流着眼淚去撫摩屠尸。

北平的秋天，我還沒觸到一點發自內心深處的閒情，這古城的幾座園林，雖然滿地落葉，涼棚上的蓆子已經被好心人拆除了，剩下的是空懸畢露的空架子，再任宦風吹雨打一年，就又是草木青青的春季了；

雖然人們對於時間之白駒過隙，並沒覺得格外的感傷。

在這時候，我偏偏喜愛「風」，像前兩天那一陣大風砂，樹倒屋毀，電線桿都被吹壞，這是象徵一股戰鬥的音味的。本來秋天的風，如果不能吹開美人的酥胸，就會變成猙獰的面目。刮大風那天，我睡在樓上，下午一時左右，要是說得幸福一點的話，這是白天生活裏唯一的一點清夢，如果那夢再是甜津津的話，就在「天津」的時候，窗外風勢怒吼，東西兩面的窗子，突然如天崩地裂一般的來了一個「對開」，頓時滿屋強烈的風都鼓蕩而入，帶進一股戰場上的砂土氣味，滿屋子報紙橫飛，茶碗亂響，連牆上的像片都吹落下來，我驚的被驚

醒，像是響了空襲警報似的，我慌忙的把東邊的窗子關上，趕回頭來又慌忙的關西邊的窗子，等到西邊窗子剛剛關好，東邊的窗子却又被吹開了，風太大，關不住，拖鉤也不管用，我費盡九年二虎的力量，（樓上窗子是兩層，一層厚玻璃，一層鐵絲紗，相當沉重）纔把它關好，可是剛剛關好，兩邊的却又開了，這樣一關一開，一開一關，滿屋子塵土飛揚，黃葉滿地，我的午覺算整個的被吵了，我索性不關了，也不睡了。站在窗前，過堂風吹得我汗毛孔都倒豎了起來，我的頭髮整個被吹散，我更索性把胸前的衣服也打開，讓風砂儘情的吹吧，吹開我內心的鬱悶與憤怒，也吹開這萬方多難的當前大局，讓人們痛痛快快的過些時候，于是我站在風砂裏覺得痛快多了。心想如果再有一場暴雨排山倒海般的澆下來，澆滿我的全身，倒越發可以洗清我多日來的憂鬱，讓人們安安靜靜和平平的活下去。因為國是在這渾渾噩噩，半麻痺，半停頓的狀態下，是該有一場暴風雨的，暴風雨過後，涼雲輕月，却是別有一番情味，而且黎明之前，暴風雨是常常有的現象，在風雨如晦裏，我們且看一看扮演着人生悲劇的這個世界；在歐美，華萊士部長做膩了，像喝醉酒似的發了一陣瘋，這比「槍聲」還厲害的「叫聲」，英國却說之爲：「

伴比蜜蜂自其巢內所發的聲音稍大。」于是華英士掛冠而去。緊接着邱吉爾同艾登也不甘寂寞，「歐洲聯邦」是理想的王國，他們想把它樹立起來，這裏我該要咒罵，倫敦星期泰晤士報駐蘇記者的多事了，偏偏在這時候訪問史達林，讓敏銳的史達林憑空放出一把和平空氣，使這些裏歌戰爭的人，又都為之掃興起來！不過儘管史達林說世界戰爭不會再興起，却強調美軍必須退出中國，而中國的內亂却不能不平。冀東實施軍事清鄉後，政治匆匆的跟上去，張垣的外圍，擺起八陣圖，古城天空有飛機響，星夜裏有萬千健兒衝殺疾走。看今日（九月廿六日）報載：某地已經佈好地雷網，嚴陣以待，松花江畔，正是高粱紅了的季節，那地方也響起了槍聲，槍聲既然可以響，金子漲價，自然也就無話可說，聰明的造謠家從十里洋場的上海，又放出一「外匯將放長」的消息，雖然官方一再闢謠，財政發言人絕對否認，可是美鈔卻直線上升了，各種跟外國無親的一切物價，也跟着暴漲了。偏偏今天三大學又放榜，落榜的孩子在風中嘆息，嘆息的聲音，隨着徵兵的消息却鬧得滿城風雨，談虎色變，「徵兵」是任何一個國家都有的事，一國的國民也都有服兵役的義務，但如果手續不完備，辦理的技術方面，再不盡如人意，那就很容易惹起百姓的反感。本來中國這個社會要從「好鐵不打釘」，做到「好鐵要打釘」，已經很不容易了，我們真不願看見被徵的壯丁再五花大綁的從橋上遊行走過，那會失掉我們這個民族的自尊心。

這兩天秋風颯颯，就在這一片徵兵聲裏，清查團員告工作結束，並拿王翼臣做了壓軸戲；三歲孩子也知道，清查是「查」不完的，即使再打死幾隻老虎，再拍死幾個蒼蠅，也無濟于事，像劉乃沂之流一定還有的是，這時候這些人們大可以痛痛快快的笑笑了！

其實擺在眼前最嚴重的問題，到不是劉乃沂，而是我員，停職、失業、失業，人們還照樣傾倒在窮苦頭之下，有的甚至全家大小企圖仰賴自己。孩子的青春來換取一家的溫飽，希望她能找個有錢的從後方來的丈夫，好維持全家的生活。社會到這種地步，也道窮，寒心了。

寫到這兒，一個朋友回來告訴我，南池口一個三輪車夫被卡車軋死了，腦漿崩裂，鮮血橫流，北平的交通成了問題，鮮血流過大小街頭，由這小的悲劇再想到大的悲劇，集寧城外兩萬真屍身大可以堆成高的高的一座山了！

慘啊！中華的兒！

一望見王府井街頭的美軍眷屬，我便想起天津那個美兵，把個行乞的小女孩，活生生的扔到河裏去了！

我默默的為未死的魂靈祈禱。

週末為兩個朋友的婚禮，使我在飯依別人的幸福裏感到無上的困難，一個朋友剛剛從成都來，一下航空公司的汽車，八年沒見的未婚妻，已經候在身旁，他們想擁抱起來吻一下，也表演一下電影裏的鏡頭，却覺得又碍于中國的禮俗，終于他們「硬着頭皮」回去了！回到岳母家，岳母頭一句話便說：「回來了，趕緊辦吧。」于是他屈服了，陰曆九月初四是好日子，北平市至多有五十家舉行婚禮，在我提筆寫到這兒的時候，這位朋友也許正小心的佈置他的新房呢！

我凝神的停住筆，顧上面所說的，一切都是黎明以前的景象，九月廿一日我帶一個孩子散步在草叢，從那一對樸實而純美的眼睛裏，我瞭解到生活該時刻沉溺在「苦」的圈子裏，真能感到生命的真諦，不要讓大百貨商店窗子裏面的玻璃世界，眩耀住我們的眼睛。

我想同這孩子揮揮手，我要告訴這孩子，在風雨如晦的時候，不要忘記「希望就在明天」。

你不是最愛聽天亮以前的第一聲鷄啼嗎？

每週大事記

-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及九月二十九日)
晉綏國軍會師大同。
- 塘沽新港在修建中，三千噸輪船可直駛天津。
- 希南邊境發生衝突，蘇聯將試驗原子彈。
- 日本國會議員即成立。
- 外長會議將再召開，協商對德和約問題。
- 哈爾濱華業士為商務部長。
- 韓國自治政府決定明年三月組織。
- 召開國大明年將下，通知各黨派下週代表名單，中共民盟方面表示不能參加。
- 平綏路國軍推進中。
- 美仍支持馬帥在華工作。
- 外長會議移美召開，和會必須如期完成。
- 處理對日要求賠償問題，我成立賠償委員會。
- 蔣主席昨離滬返京。
- 顧祝同在鄭州設陸軍前進指揮部，定對中蘇復交，對英蘇係未定，對蘇復交。
- 馬司副團長來返京，已答覆中共保證五人會商停戰。
- 軍調部美方委員由吉倫將軍繼任。
- 和平商談接觸仍頻繁，周恩來有復函到京，內容秘而不宣。
- 立法院昨通過兵役法。
- 懷來有激戰，國軍六軍佔領多倫。

每週評論

主編者 唐鴻業
 發行人 白書元
 發行所 西北論衡社
 北平馬大人胡同六號
 電話四局〇一一六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期定於九月二十九日出版